
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洪武臣

宋濂　魏觀　詹同　危素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娠七月生善病敏記九歲爲詩稍長學於吳萊名文章元柳貫黄溍歐陽玄皆推讓之以薦授翰林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名玄貞子高帝既下婺使知府王宗顯開郡學聘爲教授已與劉基章溢葉琛並徵至建康稱先生而不名高帝問取天下大計濂以不殺對既以爲江南儒學提舉爲世

予授經居久之改起居注悅其不欺濂病特予告至
家表謝箋於世子皆微語高帝喜褒答之謂世子當
日誦宋先生箋一過洪武元年除翰林學士與王禕
並修元史蓋謂兩人者不仕元也上欲大封功臣宿
濂大本堂考定故實其年坐失朝參左遷四年坐考
祭孔子禮稽緩復以國子司業降安遠知縣已何召
為禮部主事頃之擢太子贊善大夫高帝問帝王之
學何書最要濂舉大學衍義上取觀悅之命書廡壁
賜諸臣坐廡下使濂講上聽講稱善尋陞侍講學士
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翰林承

旨詹同請編記上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
樂政治之詳爲大明日曆藏金匱示後世許之命濂
與同及侍講學士樂韶鳳選海内文士開局成書濂
同並總裁既成序進稱上度越前王者六挺生南服
統一華夷功高萬古一也避亂民間初無與念憫民
塗炭始取之羣雄之手得國之正二也百戰百勝未
嘗摧衂治政詰戎文武將吏仰成筭而已獨禀全智
三也動靜起居森若神鑒禮行郊祀存於心目有赫
其臨惠鮮小民恐一不獲雖墨吏黠庶是刑是威徹
天勤民四也后妃宮中不預一髮政外戚戢戢循理

閹寺給掃除而已家法之嚴五也大帥佩印領兵以從征伐凱旋上章歸士單身還第兵政有統六也濂復與同郜鳳言日曆藏天府人不易見更放唐太宗貞觀政要輯成四十類爲皇明寶訓上之與其事者吳伯宗朱右其他禮樂律曆之制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上並使濂編摩潤色購濂文者至日本交趾高句麗外夷貢使來盡稱宋先生問安否上時時召燕見命坐賜茶或令侍膳從容詢講或時爲文坐濂榻下口授書之濂亦自以起家布衣被遇非常益恭謹奉詔應制恒寓忠告羽翼太子多所責難至被問

廷臣則第對善者曰善者與臣友不善者不知也名其室曰温樹上前語出未嘗語人上問卿昨飲酒否對曰有之座客誰饌何物具實對上笑曰昨使覘卿果然上稱濂事朕始終無異口無僞言背不毀人眞儒者也七年與御史大夫陳寧同名賜坐手金杓調甘露膏注飲之曰愈疾延年與卿共焉八年秋上觀川上作秋水賦已命禁臣皆賦親品第之已賜坐行觴顧濂酹濂辭不任上曰姑試之復命酹濂再起固辭上曰一觴便醉人乎濂瑟縮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濂强釂之上大悅有頃顏色赬赭行步漂忽

上復笑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也上爲楚
辭一章頃刻就命編修右重書遺之曰卿藏示子孫
亦見一特君臣道合之盛更命給事中善等賦醉學
士歌云上欲相濂濂曰臣徒以文墨議論事陛下無
他技能臣不敢九年特授翰林承旨賜濂勅言濂相
從久臨事牽制簡閱則長施用則踈然博達今古惟
濂一人復稱濂淳朴古風撓不怒靜不肆也他日謂
濂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茅萊列侍從居開國文臣
首世世同休不亦美乎趣名子孫官之濂數謝不敢
至是以嫡孫愼爲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除次子璲

中書舍人追贈濂祖父上數試璲與慎而治之笑語
曰爲卿戒子孫濂或奏事久上使璲慎掖下殿復諭
太子賜之良馬製馬歌令羣臣賡之是年六十八矣
其冬以老許致仕曰知卿何時來可多侍數日乃去
頃之刑部主事茹太素應詔陳言䟽萬七千餘字上
厭之問羣臣有對曰誑欺當誅上咎之怒未解轉問
濂濂謂太素忠上再覽有足採罵前對者十年正月
辭歸賜䌽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
最慎予嘉卿忠誠故用以賜因數其年曰卿今六十
有八三十二年後可出賜綺作衣也又曰大江漲宜

循河行俾慎侍至家濂遣慎表謝曰生世而逢眞主仕宦而歸故鄉二者臣兼焉上名問慎而翁去此而誰從撫兒孫乎閱生財也涉田園乎慎叩對陛下所問臣大父事皆有之上曰雖然尚有他慎叩頭無他地時時聽訪國政倘知一二雖在邦尚冀實封補陛下萬一上悅賜濂歸休之詩頃之以聖節入賀勑曰卿去此數月朕常思之來復一時矣失顧問少勞勞特遣禮部致食糧酒有卿當引滿美養自是聖節日近上輒左右問曰宋先生其來乎至則大喜太子諸王亦皆喜勑儀曹賜日用與歷觀宮闕盤旋禁籞侍

食便殿日旰乃退曰方今四夷盡知卿名卿善自愛既辭去上問璲曰而翁道中安否疇昔之夜朕夢見焉亡何愼坐通胡惟庸誅高帝弁怒濂命即家死之高皇后請之曰田家延師尚有終始母生之乎上遽起馳駕前馬赦濂安置之茂州濂至夔宿野寺侘傺語曰聞之佛書報應以類今爽濂也其夕投繯死竟葬夔其後蜀獻王爲遷之成都濂爲人篤倫品寡嗜慾内外誠恕自少至老未嘗去書豐體近靦乃一黍上能作字十餘璲精篆隸眞草書濂復有孫懌篤孝力學建文君以爲翰林侍書璲字仲珩初學巎子山草書而篆歸於張有講

宋秀子吳志淳孫子林朱孟辨及見危素乃令歸王獻之行草而篆法以李斯爲宗嘗見梁朝草堂法師墓篆及吳天璽中皇象書三段石刻觀之至忘寢食遂悟筆法絕出流輩小篆之工爲國朝第一濂每見佳處便日寫老夫名足可傳世矣　弘治九年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馮俊奏濂在國初黼黻多功輔導著蹟眞儒被賞述作可師久死遠戍幽壤沉淪乞加䘏錄下禮部議復其官春秋祭塋所正德中追謚文憲嘉靖初錄其後人爲國子生

郎曰宋學士送東陽馬生序言自幼嗜學家貧無書每假借藏書家手自筆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能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不敢逾期約既冠趣百里外

從鄉先達執經問道先達德隆望尊門弟子塡室屋
立侍左右俯身傾耳或遇其叱咄色愈恭不敢出一
言俟其欣悅則又請當其從師負篋曳屣行深山巨
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不知也至舍
四支僵勁勝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乃和寓逆旅
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
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若
神人而已縕袍敝衣處其間無作色元莆田陳旅稱
濂之文辭韻沉鬱體裁簡嚴廬陵歐陽玄稱濂文氣
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神思飄逸如列子御

風翩然騫舉辭調爾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猶存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皺陳前應接不暇楊維禎稱濂入青蘿山中不下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蓄書數萬卷無不盡閱閱無不盡記著書凡千萬言文師性性師道道師先聖先王未嘗以某代家數爲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爲吾文之體揭沉稱濂文浩博淵深聲鏗色蔚如春江之濤淼漫無涯涘如平沙漫漫鐵騎數萬縱橫馳逐不可控馬如武庫一開千珍萬寶光采爛然如尋河源至於底柱至於龍門至於積石至於崑崙不得不止焉劉誠意基稱濂文主六

經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資嬉劇譬猶飯粱肉
而茹苦茶飲茗汁王忠文禕傳濂跌曠不簡飭賓客
不至累日不整冠或攜友生徜徉梅花間索笑竟日
或獨卧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嶺雲出沒巖扉閒悠
然自樂世俗生產作業皆不暇顧其爲人與文如此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父雲瑞履行高潔母宋氏七歲
能誦曲禮內則居母與姑之喪哀毀絕酒肉者三年
概通周易爲人疏達洞暢見義勇爲與劉基宋濂同
時被徵起家平江州學正累遷起居注洪武初命侍
皇太子說書大本堂及授諸王經二年冬上遊內苑

煖氣如春觀輿學士危素詹同吳琳宋濂被名賜燕
御製詩一章命諸臣盡賦以述君臣之樂明年轉太
常卿其冬以爲國子祭酒而宋濂爲司業居一歲坐
考祀孔子禮後與貶謫知縣道名還爲禮部主事賜
燕奉天門上上曰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樂如之
仍命人賦一詩五年上祭觀治才最命爲蘇州知府
以徵時故人本爲指揮佐之既辭高皇后亦有賜觀
治蘇樹良鋤暴封部翕然乃闢孔廟舉鄉飲聘郡士
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穎之定儀節高啓王彝
張羽闡文學崑山民周壽誼年百一十歲吳縣揚茂

林文友皆九十餘延爲上賓壽讌還崑山親餞諸郊再拜送之壽讌生於宋興洪武六年鄉飲家建世壽堂禮教興洽課績最天下陟四川行省參政父老上疏乞留仍守本郡觀以太守邸故張士誠居撤更之通浚城中河御史度誣劾觀興滅國之基開錦帆之涇又觀所更太守邸請高啓作上梁之文上以蘇州新附恐張氏有餘枿包毒選觀本故愼委至是大怒遂與啓並伏誅剖啓屍爲八段上亦旋悔命所在致祭皇太子諸王賻觀有加

詹同婺源人名書字同文日同高帝所賜也少穎悟

好學受易昔楚材學春秋於劉彭壽二人皆元世名士學士虞集見之曰才子也元末舉茂才異等爲郴州學正遇亂家黃州仕僞漢漢平來歸時帝方徵用荆楚名儒同薦黃岡人吳琳遂以同爲國子博士而以琳爲助教確商經義亹亹不倦同則讓琳才藻瓌麗琳讓同也其後並累遷吏部尚書迭視部事同繼擢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而琳以老致仕同每侍帝歷談今古旁稽物類偶及於竹帝曰竹類亦多於帝前講論占對帝名同遊應制未嘗不稱善也同乎同對曰竹類殊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大

槩其色青其體圓惟吳越山中有方竹者四稜直上若有亷隅士大夫往往以爲飾杖帝曰有諸乎同對曰有之旣退擭一枝以獻帝摩挲悅之御草方竹記一通記末美同人偉氣豪名至端門繕書賜之同拜躍將趨謝帝笑曰卿頭童齒豁何以謝爲同與宋濂修大明日曆濂薦義烏人黃昶可贊編摩帝名昶西苑中慰問良久復使見皇子大本堂賜綺裘華履他日帝名同與劉基宋濂燕便閤同被酒還史館賦詩贈昶少選復宣赴右順門帝乘步輦至曰卿餘酲未解邪同對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帝亟取觀之

笑顧濂曰朕卽和同詩卿爲書之書訖賜袍蓋一時翰林學士同與宋濂吳沉樂韶鳳並有時名號詹吳樂宋而同濂被寵矣同年七十不敢言去帝念其老特命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未行復以爲承旨罷兼吏部尚書居兩月復許致仕官其子譽名入賜坐從容慰勞夜漏下十刻勅內官扶掖還已出御製文賜之廷臣皆歎其被遇帝嘗謂同古人文章明道綜世二典三謨率明白易知孔明出師表何嘗一費雕刻至今誦之激發人意文士辭艱意近卽過相如揚雄何裨邪同耿介淸白終始一致子徽歷官左副都御

史兼吏部尚書別有記琳之致仕也帝嘗使人陰察之使者至琳舍旁見一農人孤坐少久起拔稻秧徐布於田貌甚端謹問曰此間有吳尚書者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以聞帝益重之

郎曰惟楚有材晉實用之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有以也危素詹同故宅仕入明皆被眷知素獨坐不敬斥耳今徒意高帝威嚴盡下而大誥首敘君臣同遊何其盛也宋濂稱帝爲文時或不喜書使濂受辭榻下不待凝注沛然若長江大河一瀉而千里一日和僧文康托鉢歌夜二一鼓命兩黃門前跪手張且讀

且和運筆如飛食頃章成蓋漢唐宋興基之君未有文如高帝者矣

危素字太樸金谿人與其邑人曾子白朱夏並以文章名家素厚重深中學問淵奧兼長筆劄多識宋元事留心史書元順帝初薦入朝歷十八仕至嶺北行中書省左丞爲時名臣矣順帝末年白事丞相前極言無隱元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何多也素曰時危恩重豈能默默素不敢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既棄官寓居房山者四年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起翰林學士承旨入朝信宿而明兵入

大都素故與待制黃昇同邑少同學相約死昇投死
居賢坊井中從人午出之曰公小臣死社稷邪昇曰
齊太史兄弟皆死彼不小臣哉午終不解負昇還舍
置酒肴使家人午之會大將軍下令勝國臣皆輸告
身昇詒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出沽酒慰藉及
還弗見求之井浮屍矣素亦走所居報恩寺脫帽井
傍兩手據井口將下寺僧大梓與番陽陳彥禮大呼
曰公毋死公毋死公不居位四年矣信宿入都且國
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竟罷明兵入府藏垂
及史庫素言撫鎮吳勉輦出之既與學士張以寧等

謁大將軍軍門送至京高帝以爲翰林侍講學士而以寧爲侍讀學士時素年六十八矣以寧古田人有文學元人呼爲小張學士既以故元官見奏對稱旨上寵遇之使封安南賜御製八詩既還道卒臨終自賦日覆身惟有黔婁被委棄都無陸賈金詔有司還櫬于家所在致祭命與宋濂同修元史頃之坐失朝免居一歲復之兼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時備顧問論說經史上冬日御外朝名素與翰林學士濂侍讀學士同直學士經待制禕起居注觀琳列坐左右賜酒饌屢命盡觴內官承旨監勸甚力酒終上御製詩一章繫序于首命各以詩進素成最後上覽之曰危素老成有先憂之意他日上御東閣

側室素行簾外槖槖聞履聲上曰誰對曰老臣素上曰朕謂文天祥也而乃爾監察御史著等劾素亡國之臣謫和含山爲余闕守廟踰年憂恨死

郎曰蔡邕被收請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古人重史如此哉以身博史則畏史官者邪危素來歸首尾不三年竟卒謫所悲夫名亦不載於元史是以記之

宋訥　　詹徽　張紞　吳印

宋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故元名臣仕陝西行省侍御史沒追封魏國公訥進重不妄言笑記聞該博元末舉進士授鹽山知縣洪武十三年徵拜國子助教

橫經發難剖擊蔀蒙嘗應制撰勅文一十六通操筆立就上奇之超授翰林學士又三年上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爲東閣大學士而訥爲文淵閣大學士自宋濂詹同而後唯訥常被召對訥常寒附火火燎其脇下衣痛乃覺上示訥曰脇協也火燎爾脇神謂爾不能協朕政耶訥惶恐謝是時改建太學雞鳴山之陽中外學徒甚衆李顒爲祭酒坐巽愞不能攝師生至訟許橫起上乃立卧碑當毀師流竄之法尋選訥代顒而使李文忠兼攝武臣子弟上自製訥誥詞擬以播

溪非熊之兆蓋是時訥年逾七十矣訥疑上意其老
而懈猛省振飭嚴立學規寢食學廨不復家宿上乃
大悅其明年初開科目取進士四百七十餘人國子
生中選者三居二魁選若張齡黃湜練子寧許觀丁
顯秦逵等皆知名士如是連二科上又大說稱訥善
教十八年春陰雨久晦雷電閒作論中外有司言軍
民利病訥獻守邊策言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唯沙
漠胡虜尚煩聖慮若置不治則恐久爲患若欲窮追
遠擊又恐艱難疲勞陛下爲聖子神孫計不過謹備
而已備邊在乎實兵實兵在乎屯田漢本始中匈奴

率十餘萬騎而南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當時籌畫區分可以想見今陛下宜於諸將中選謀勇數人每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如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邊地遠近首尾相望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策也書奏上嘉納之訥病上遣視之曰卿發仲尼之誠施脩道之教是必速差他日使畫工瞷而圖其像訥方公服危坐面有怒色訥朝上問訥昨者何怒對曰適一生捧茶踣而碎甌自念臣慢■■教敬中心訟之不意上察上因

出圖示訥學錄金文徵於吏部尚書余熂鄉人也憚訥方嚴與學錄田子眞何操學正陳潜夫等告熂訥老耄受贓餓死生員𠠝落師生廪膳熂移文令訥致仕陛辭上驚問故怒熂專擅秤文徵等誅之圖形暴罪余熂崑山人家故鍛工少儁慧喜學問爲儒有意當世洪武初選於廷亡何爲吏部尚書爲人長者未嘗■毀人其以事見■者每進微諭有所寬釋居家尤恭謹望里門輒下見故時所往來必自名若未嘗貴者勅曰學校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材師者模範根本官於學者首祭酒次司業監丞次之博士又次之助教又次之典簿學正又次之學錄學分優劣等差職級皆君命也居是官者要當起居常道語出人儀

文徵等交通爲奸誣祭酒訥受贓餓死生員尅落師
生廩膳夫其所教生徒或大家公侯子弟父母兄長
欲其成才幣帛鞍馬錢物酒殽厚禮於師此賢父兄
也彰師之教爲儒者榮孰云贓也生員有疾存問飲
食親教之師當告知典簿疾甚者告有司藥餌之不
存問不飲食藥餌或有傷生親教師當坐祭酒提綱
而已乃云餓死生員又云尅落師生廩膳飾非惑聽
以卑誣尊不知育才之所模範之源君命之重等差
優劣之分禍人不淺矣訥爲祭酒凡七年上名其子
望江簿麟侍養洪武二十三年二月三日年八十卒

上甚悼之命禮部致賻諸司致祭使者護喪有司治
墳所過郡邑皆祭又遣行人臨祭於家皆破故事以
優之初訥病革尚卧署廂麟託僚屬請訥歸第訥厲
聲叱之曰方在丁祀兩祭齋戒中敢不敬耶祭畢舁
歸而遂氣絕既服滿上名其仲子訓導復祖爲司業
以繼訥教初訥卒時上命太常丞張顯宗署祭酒久
之命爲眞而諭之昔宋訥師撫嚴肅朝廷以故多得
士比年祭酒司業改弛其條規秀才莪繩廢紀也正
德中追謚訥文恪顯宗閩寧化人嚴毅方正亦爲太祖所嘉永樂中仕交阯布政使勞來撫綏新附之人如親父母交阯人祀之

詹徽者吏部尚書詹同子也爲左都御史以公勤執法與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工部侍郎秦逵戶部侍郎楊靖並爲高皇帝所知而有鳳陽人唐鐸者高皇帝微時友同時爲刑部尚書亦受眷然鐸重厚愼密徽才敏果決常兼眾高皇帝悅鐸甚使兼通政使部二官鐸從上三十餘年交不變色口無惡聲其所使吏數鐸文弄法上殺吏者數矣而不罪鐸徽吏蓬髮垢面有囚繫之色不得人一錢也上作大誥舉二臣曰天下忌徽剛則諉訕滿朝謂鐸德而愚之矣始高皇帝初有天下時楊憲凌說高見賢夏煜常在左

右見賢煜毛舉瑕摘而意說執法不阿四人者雖李
善長汪廣洋亦畏憚之其後開濟爲刑部尚書彊敏
綜核上亦最委任然前後皆坐法嶽彊勁綜覈殆欲
兼諸人內行脩潔亦復過焉徽於上意所欲輕則求
加重於人情所便則言上必令使不便曰不者則寬
縱然上不可嶽奏屢矣當嶽爲都御史袁泰爲左副
都御史行事亦與嶽同泰劾奏御史昌齡等四十一
人不言時政上曰人臣進言會有時耳安知卒不言
泰曰昌齡等非不能言懷詐不肯耳上曰以詐罪人
此何異張湯誹謗法泰乃不敢復言也嶽嘗摘御史

罪於上上空御史署鐐脛視事而泰以嚴屬諸御史
諸御史不能堪其後御史長文廉得泰家違法數事
以劾奏上嘉長文不撓遷其官然竟不問泰乃諸御
史無以廉嶽也泰萬泉人洪武初進士授湖廣鄖縣丞累官右都御史廉直執法理枉伸冤陆除民害奸吏懾慴皆不敢肆獨僉都御史凌漢者則數面折嶽
漢原武人旣老上罷之顧不歸原武曰臣生京師死
葬京土足矣他日上命嶽從懿文太子錄囚太子多
所舍嶽必入之以語上上怒太子太子坐病悸鬱嘗
其革時謂世子曰死我者詹嶽居一年藍玉坐謀反
上使嶽從太孫錄玉玉不服嶽叱曰速吐實毋徒株

連人王大呼巖郎臣黨矣太孫曰有是哉捽巖下先斷其手足戮之市中巖既死上起凌漢右僉都御史如故已令致仕漢則歸上曰向賜歸不行今又歸何也漢曰詹巖在臣有後憂今巖死臣乃敢歸耳唐鐸仕終兵部尚書其眷遇竟帝之世茹瑺永樂中封忠勤伯而秦逵仕至工部尚書楊靖仕至戶部尚書皆以罪自殺

張紞字昭季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紞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皇太子甚重之以通政左叅議遷試左叅政十五年太祖命潁川永昌西平三侯西征

雲南雲南既平以紀爲叅政勅曰古志士立身行道
道行而名成雲南地諸夷雜處非出羣之才難安治
之今命卿往方面重任君子道興之所卿勉賢人道
方始當日省月覺忠格誠合則生靈是幸既陛辭賜
詩二章時草創之初兵疫相仍紀在治五年撫和荒
裔百政興舉士大夫遷謫至者無知不知皆厚待之
二十年入朝勅曰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貢輯民
居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述亦畧見焉當是時
才良並出所命皆賢所以君有易位法令不更諸侯
列土千歲亡異吁今不然導善弗從繼欲如流朕起

寔微出塞外統天下竭氣語疲精神論人爲善從者
罕焉何其艱哉西南既平爾統撫守實先今五年矣
言出則蠻方耳入令布則人信心孚功出九州十二
牧上朕不待考而知茲復命仍治汝往欽哉統治雲
南既有次第乃設廟學立公廨錄上勅諭三侯及諸
武臣所以經理蠻方者藏之廟學而序其端曰書具
六體雖兼著臣言皆君道也故一代謨訓功烈必言
命言天而臣奉承之洪武辛酉歲天兵西下雲南自
興發之始曁奠定之後神機廟筭出自上裁有詔有
勅或諭大將或諭守臣莫不明見萬里綜理微密所

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虞書以典命篇釋者謂
冊在几上象尊閣之意臣紱謹按故事再拜録藏于
文廟之尊經閣上嗚呼西南夷之地方數千里皆山
林幽昧種類龎雜性如飛走易惑難化仰惟創業之
君輔運之臣風雲際會於一時而威德周匝於四表
故能投之斯中取之斯獲豐功偉績如是神也于以
見聖人經營之勤睠焉西顧者屢矣詩曰肅肅王命
仲山甫將之遹不忘勞安不忘危敢告後之君子其
詔勅洪武十五年閏二月二十五日制諭征南將軍
潁川侯友德副將軍永昌侯玉西平侯英雲南地上

古荒禹跡所奄屬之梁州漢隋若唐莫不内統將軍卒精兵不逾百日取之自非重臣未可付委特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允明暫假雲南布政使事平定之後除代爲眞七月二十五日勅諭三侯人來皆云守禦無糧以朕坐料莫若大軍守雲南大理楚雄臨安曲靖晉安其身子裏守禦處所如東川芒部烏蒙除烏撒見守令其人民給軍足歳餘且勿駐軍使軍都督合往攻殺令諸蠻服畏然後從東川衞於七星關南一日半烏撒北一日半立一衞令東川人民給軍足歳七星關立一衞或烏蒙或芒部令其民人

給軍足歲自永寧南至七星關分中劄一衞令六詔
𤅡子等蠻給軍足歲郵傳四達軍勢交通有變動捕
便可會合若深入萬山割而守之深昧阻絕難制伏
巳八月十九日勅潁川侯西平侯知大軍七月廿八
日圍烏撒俘獲次第見搜林箐諸蠻烏蠻地山多徑
隘必會合永昌平凉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都督軍士
一處彌滿搜索則彼無所逃匿近人自七星關來道
芒部烏撒二蠻寅夜持炬照道挈家靄翠地方當今
靄翠𧄍𧃍出以獻關索嶺非古正道又在西北西南
甚爲不險人馬經行必令大軍蕩滌開通以接曾定

苗部酋目必盡獲之八月廿九日勅諭潁川侯西平
侯雲南糧餉甚艱當有處置乃可久居舍人至軍中
令諭守禦軍人毋輕逃竄入蠻逃竄入蠻未有得出
身地不被殺深山中即亦墩木令種田也三侯三都
督皆會合搜殺勿戍軍無糧處可立一衛於赤水一
衛於畢節一衛於七星關一衛於黑張以南瓦店以
北分布守定令聲勢相犄水西靄翠用十萬軍盡蹂
躪之此等料度皆我坐筭得可行與否軍中聽便九
月初二日勅潁川永昌西平平凉安陸五侯知盤江
道未通無糧甚也符到水西但留四百城戍看靄翠

變不爾雲南曾定亦四百成之有糧蠻人日合軍往攻莫徒困守空城饑我軍士且夫蠻應吾攻之不暇更何餘力擣我空城十月初一日傳奉聖旨烏撒若平便趨芒部既平芒部烏蒙東川脫令來歸且權待之莫責其虛實先調軍勦毋役西蒲等處然後復往下之最後乃下水西人十六年正月初三日御筆聖旨軍中慎之自今年六月至十一月月犯畢主有大戰防水下毒軍止自穿井六月初一日諭總兵官近聞承昌侯軍出食瀘叙意甚佳也第不知可過幾時若出瀘叙不久欲還曲靖等處不知秋收可幾何地

產民賦可幾何當計至明年新穫之交可不懸心人
來言亦九子寨蠻密邇四川特險不賦時出中途損
我軍士莫若於內踐食一冬擒獲其人亦使之畏來
春軍還休瀘敘可爾六月廿七日論潁川三侯聞雲
南老人言死可伐地方三十六路其初元人皆有之
後乃折入蠻當元之世雲南大理不和其蠻又侵楚
雄西南邊遠幹厥達二府以此觀之不可不備遲軍
遲速尚宜度思其亦九子寨戎縣地面五村大壩上
下落鄉十池等處及黃平羅木洞蠻霸翠管下阿呂
雨宗碎瓦莫得阿胡阿遣等蠻助烏撒叛者大軍所

過就便合勢略加以威如可行之不可還軍軍還須從黃平辰沅岳州直至武昌載舟爲便七月十二日諭潁川三侯朕思還軍一節尚恐未可曲靖等處雖支吾近餉未見謀及冬春假令曲靖所下種子八百餘石不過收稻八千餘擔僅得四千餘米守禦軍士月約三斗計不耐冬盡欲待明歲夏麥何以充腹若守軍無糧大軍一還必至逃散軍逃城虛復作患矣計雲南尚有未服蠻衆可攻而取其糧待諸郡收穫乃還大軍符至多方思其便十八年正月十二日諭西平侯朕命指揮李觀守金齒觀能定叚惠叛朕甚

嘉焉爾速撫字布示朕意於諸蠻二十年五月十一
日勑諭西平侯英吉安侯亨平凉侯聚南安侯通源
李原名自平緬歸朕靜聽敷陳百夷事情不下萬言
皆無倫叙及有倫叙處大抵稱其詭詐萬端勑符到
晝夜緝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道要當城高
壕深排柵巖壘大多收火銃大煎火藥以備之來勿輕
戰相勝乃出向者雲南初下軍中遣人與百夷往來
以今觀之小人淺事一槩張威貽笑諸蠻自今並不
許遣彼來持有文書秖答大槩若無文書人至毋與
較論固守此言毋中彼慢絕跡不交靜以待之彼乃

無策六月廿一日諭金齒指揮儲傑嚴武金齒遠在邊徼負固守險不比中原五教之民非德重名播不足守之指揮李觀所以命也所移徙不下萬數皆奸儒猾吏累犯罪人不易制治遣往指揮千百戶鎮撫亦多恃功放肆之徒當以號令彈壓之朕用李觀用德而用名若欲彈壓必爾傑武統爲公廨作記文而申其後曰雲南荒阻於古不治種部如蜂蟻生理既不足繫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桀縱恣安悖亂苟束以法彼不信然相噬則歘然長往矣統也徐而思之其人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誠殊死不顧顧

習荒情暗事機雖則易合亦復易離制禦之道必也
德威兼信四者兼資故無事則宜伏蕩簡易提守大
綱或有孽賊乘其未滋霆掣電擊指的而中之斯亦
攻心伐謀之大端敬告來哲不知所裁二十六年入
朝復令吏部勿考賜宴及道里費遣還復官建文君
即位名爲吏部尚書時旁求遺逸會集闕下統鑑識
精絕用當其材試編修實錄官得楊士奇奏爲第一
靖難兵起錄中朝奸臣二十八人統與其數既迎附
赦爲尚書如故上以建文改易群臣散官之制顧侍
臣歎息曰建文他亡論即吏部散官一節何關利害

陵土未乾寧忍爲此遂愴然變色曰凡開創之主經歷多而謀慮遠每作一事籌度始行欲子孫世守之誠恌之臣伸其私智妄用更變嗣君不明乃謂善之至國敝民叛喪厥社稷因與戶部尚書王鈍並名曰卿等皆老矣可解職務月給半俸居京師統退自經

吏部之後堂

吳印者孟人洞貫今古元末隱於緇流爲鍾山寺主僧太祖奇偉宗泐與印爲之蓄髮授室欲官之宗泐辭印受官遂以爲山東布政使久之徙雲南又久之徙陝西盡爲三布政使也印爲山東布政使而背三

大張孟兼爲按察副使孟兼豪舉尚氣其文章爲宋濂劉基所推許基嘗言上今天下士臣濂第一臣基次之次則張孟兼太祖名孟兼至熟視之謂基曰生骨相薄用之當徐徐耳因使預修元史久之自太常丞再遷山東副使而印來爲布政使孟兼以印故嘗又新用易之印候孟兼入其中門孟兼名笞守門卒語侵之一日騎馬直入摘印公事簽其僚吏曰吾且聞上其僚吏皆大懾勸印先發然孟兼實不聞上而印已奏孟兼凌侮狀上曰孟兼不遜乃敢凌我信用人即治所笞之孟兼以爲辱捕爲印書奏者印復上

言請避孟兼位上大怒敢抗我械孟兼廷詰之使衛
士捽髮摘拏垂死論棄市詔印曰除爾害矣孟兼爲
副使假過家縣令丞皆門謁奉豚酒下拜孟兼麾其
豚酒坐受其拜自詡爲宋濂劉基所稱則詆罵同輩
所爲文曰此猶蠻夷山谷中纔爲人衣前懸而後曳
左衫而右斂安敢望我國工哉其爲人如此洪武九
年五星紊度日月相刑詔臣民言過失印上封事特
稱上意手詔曰高宗思治夢得傅說版築閒周文王
起磻溪之釣與周八百朕思古有是君亦有是臣朕
有天下九年律施令布惟務人安閒有不廸教而麗

法欲盡治之又恐沒身者衆始緩刑章俾之力役賡
者天變於上此心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卿數露
肝膽而陳國計雖可否相半誼不忠哉卿夙夜如斯
令名不朽矣故特諭卿印以償故其封事世不傳計
其遇合上心如此印有兄昭亦爲福建布政使上疏
言事詔書亦褒美之又太祖初下金華時以隸人王
興宗爲知縣李善長李文忠皆諫隸也何可以牧人
太祖曰興宗從我有日勤廉而斷能儒法吏莫或先
也秩滿陞南昌府通判嵩州知州僉院任亮集民爲
軍興宗上奏曰有元末世聚則兵散則民明興軍民

两分若皆爲軍何所可徵賦太祖曰善陞懷慶知府
京時面問養蠶種田官吏至興宗曰府主公勤不貪
不須問遷郡中道使知蘇州三年盛有政聲陞河南
左布政詣闕辭太祖曰久不見爾老矣我鬚亦白賜
宴鈔撫遣之又有杜安道者爲鑷工侍太祖二十年
綵尚冠郎攺御用又爲供奉司令安道入内廷行步
可數言語敬恭惟恐有絲毫過謬出殿門外遇要官
勢人一揖之外如不相識上毎稱侍臣忠謹安道輙
及
郎曰宋訥詹嶶張紞皆上當人主而張紞有文矣吳

印王興宗杜安道不係級陞立賢無方殆其然歟

劉崧　桂彥良　汪仲魯　朱善

劉三吾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元季與其邑人歐陽日新同舉明經進士好爲詩豫章李敬萬石周湞楊士禮鄭士同並崧詩友析膠流金歌詠不廢後走浙中歷江廣觀覽名勝而詩道大昌歐陽日新者有道之士也高帝下江西吉安州知州吳去疾薦日新爲第一流人而崧以洪武三年薦授職方郎中久之陞北平按察副使坐事爲胡惟庸所讁輸作京師尋放歸惟庸誅

上手勅名爲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以年高與致仕明年與前刑部尚書李敬並徵拜敬國子祭酒而崧司業既至上歡甚並賜鞍馬令朝夕見未十日卒得疾猶强坐訓諸生及疾革敬問所言無一語及家上重惜之命有司備禮殯殮爲文以祭崧博學有志行文辭雅粹廉愼忍貧布被鼠齧橫裂居屋破茅補之居官僅携一蒼頭至便遣還每夜燃燈讀書五更衣冠坐北平兵後崧招徠慰安尤愼威刑之用小人儉狡輒先事爲防制其爲人雖溫顏巽詞而見者𪥪以敬及致仕歸益自謙下問學之功老而彌篤與

言未嘗及官政歲儉姻黨族人不能自養者輒周給之
桂彥良名德偁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仕平江教授罷歸張士誠方谷珍禮聘皆不就洪武六年大徵天下儒士首應薦時待詔公車不下數千彥良以白衣奏對稱旨除皇太子正字授承事郎侍講上出御製詩文示近侍之臣彥良誦聲琅然左右皆愕眙顧上獨喜以爲誠上選給事中蔣學等十七人講學文華堂十七人者皆年少也上寵之欲擇人以爲師以命彥良及修譔孔克表上嘗問治於彥良對曰治

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
則太平未期也是以爲治在正心上善之他日從登
內城上從容問以比來好惡當否彥良對曰惟陛下
公無私則好惡自當上曰善揭其語便殿七年有事
圜丘詞臣進祝文用予及我上譴之彥良對曰予小
子履湯告于郊我將我享武歌于廟以古律今未足
非也上稱善久之曰卿動援經史屢聞獻替上賜璽
吏死彥良力諫如律不聽復進曰三尺法當與天下
守之上頷焉因使讞三府疑獄得原者若干人上訪
彥良法數行民數犯則奈何對曰用德則佚用法則

勞勞以靖民民勞不靖德以靖民民靖于德矣他日侍上問卿何官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十一年除晉府右傅授通奉大夫上親爲勅美其淳而不詐執而不變彥良至晉製正心圖獻王十三年革相府改長史授奉政大夫以疾謝許之十五年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上嘉納稱爲通儒久之以疾賜歸彥良見道純一仕止進退匪亟匪迂與人交命觴詠詩緯厲適出窮日夕不厭人謂和氣春風云

汪仲魯初名叡以字行婺源人從其鄉先輩倪士毅鄭玉朱升切磋學問元季與弟同集義旅守徽舉授

休寧尹攝知婺源州事旣歸太祖授安慶稅令尋以
脈疾辭躍身雖居病激厲其鄉里子弟爲學州縣屢
奉朝命存問洪武十七年復以明經辟至上召諸儒
講論仲魯說西伯戡黎篇稱旨賜仲魯誥曰朕求人
輔嗣人不易得蓋非行無以取信非言無以達意善
言不迫乃聽而不厭善行不戲乃近而不狎苟非備
美曷稱厥官玆特授爾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爾
其輸忠効誠小諷大戒若積簣以期山如導流而入
海無有所隱斯之爲善仲魯侍太子左右上亦時特
名見與朱善劉三吾並稱三老特賜朝房御製諸詩

命續和並稱旨仲魯敦靜簡實不妄言笑見罪囚有以春夏死者輒涕泣請决以時上稱仲魯善人明年以喘嗽乞歸許之命其母辭秋則復來已與劉三吾並名賜坐上顧仲魯曰朕素知爾爾無善惡皆在好愛孔子曰善者好之不善者惡能無聞耶朕許爾歸秋則復來今復思之且無煩動老人光陰寧可必也然朕觀爾爨然龎眉蓋壽徵矣今誠劇喘人曉得此往往壽考爾善自愛朕復戒爾近侍之臣予告還鄉郡邑官長皆須來候爾則飭門絕不與通不者拏束而示之若曰仲魯蒙恩予告理宜敵門輸租應役謹

守國制不敢逺厥戾如是則可以考終仲魯與三吾
並叩首曰陛下全臣晚節愛臣甚矣敢矢無斁仲魯
信道甚篤氣和而莊文章深博古雅悉軌於正義出
都之日送車塡溢人以爲榮觀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九歲通經能文元末隱居纂述
孝事繼母高帝既定天下設學校時豐城尚爲富州
州守强憲中請善爲訓導南昌守許方復聞善于朝
授郡教授洪武八年徵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
署院事兼知制誥以奏對失旨改典籍復以家遲
完謫教遼東行至徐州妻卒藁瘞路傍而已既壽遇

赦還鄉十七年名授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臣
聞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兩浙
江西尤甚問之皆舅姑兩姨子若女蓋以法不當婚
故爲仇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至婚
嫁已久兒女成行有司尚爾逼奪使伉儷分離子母
永隔寃憤抑鬱感傷嗟嘆議律不精禍一至此按律
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巳
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名尊屬巳不可以卑幼匹之
若巳爲舅姑兩姨之子彼爲舅姑兩姨之女門地相
耦長幼相若嫌靡尊卑美儷鈞敵爲子選婦爲女選

壻宜莫先此昔成周之時王朝所婚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之君齊宋魯衞陳鄭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証者如温嶠之玉鏡臺此以舅子娶姑女也呂榮公夫人待制張昷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之姊此以小姨子娶大姨女也若此律不明獄訟繁興風俗凋弊甚可傷憫願下臣奏議弛禁章上然之明年授文淵閣大學士上與羣臣論治善曰致治在任人擇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

任衆知爲計慮則澤施溥令天下太平選任賢才宜
留聖慮他日請心箴家人卦皆稱旨以疾告歸卒之
前夕有星如虹墜于居舍所著詩經解頤集行世正
德中賜謚文恪
劉三吾名如孫以字行茶陵州人其兄畊孫燾孫畊
孫爲元寧國路推官治獄無寃長槍賊陷寧國畊孫
死焉燾孫爲常寧州學正攝其州事武岡峒獠寇常
寧常寧陷亦死之三吾故起家爲元靜江教授副提
舉洪武十八年以茹瑺薦授左春坊左贊善而三吾
老矣三吾博覽善記應對詳敏與朱善宋訥屢承顧

問御製大誥及御註洪範書成皆使序高帝奉天質
神甚謹不福禎祥惟惕咎灾爰命儒臣蒐輯古今天
人物理妖孽之著見者以自省曰存心錄又輯漢唐
宋而後灾異應臣下者鑒于有位曰省躬錄皆三吾
成之久之坐授世子經怠慢降國子博士未幾復之
以爲翰林學士懿文太子薨上有意立燕王以三吾
一言而止戶部尚書趙勉者三吾壻坐罪誅三吾乞
免官許之又未幾復之上讀書分命羲和之章謂蔡
氏傳以日月五星爲左旋與天象不合當以朱子詩
註十月之交爲正及御註洪範以惟天陰隲下民爲

天道相協厥居爲君職而蔡氏並屬之天非天所以
命人主作君師之意又他註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
多有未安者乃大徵諸儒若故編修張美和故博士
錢宰等定正之命三吾總其役上命諸儒朝參列侍
衛之前宴享則賜坐殿中而謂之曰朕恒見洪武初
奎璧間有黑氣今春始消文運興矣賜繒綺衣被甚
厚復賜御製詩命和之時上作十酒樓都城外有酒
偃樓以宴百官上時賜諸儒鈔宴焉皆獻詩謝上大
悅曰耄而思歸者先遣之皆頓首願留書成賜名書
傳會選行天下上又命修孟子節文若草芥寇讎不

聽易位等語並加削除以明君臣之義既成賜三吾
朝鮮玳瑁貢筆諸儒亦賜宴及鈔予傳還更命與廷
臣舉天下道里馬船驛數編書曰寰宇通衢已復編
類禮制須中外而命之曰朕卽位以來累屬儒臣歷
考舊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
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爲條格以明上下而奸臣胡惟
庸僭用黃羅幔帳飾以金龍鳳文邇者藍玉床幔護
膝皆飾金龍鑄金爵爲飲器家奴數百馬坊廊房悉
用九五間數蘇州府民顧常亦造金酒器飾以金玉
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又何怪哉爾重加考定編

類成書使官民遵之三吾爲書列目十有三自冠服房屋以至奏啓署押皆有體式既成賜名禮制集要賞賚復倍上厭中外表箋繁謏且多觸忌諱至論死贊善王俊華者有文名命三吾與撰成文頒天下遇慶賀謝恩第如文錄進云王朴者陝西人以直諫爲御史數與上爭上怒命斬之遽召還曰汝其改乎朴曰陛下以臣爲御史固責臣言何輒辱至此且謂臣有罪安用生之謂無罪安得辱之上固赦朴聞朴言復命斬焉朴反接之市過史館大呼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三十年三月會

試天下士命三吾與安府紀善白信稻主試旣放榜
中額盡南士選首者陳䢿北士鬨然上怒命翰林臣
重閱北士故少文所閱文復劣會有言翰林閱臣是
受三吾信稻囑上益怒先後試官并䢿皆下獄曰是
皆藍胡餘黨刑部榜訊之刑部言三吾信稻藍黨餘
皆胡黨而䢿者閩人習星野當計偕謂其友曰今歲
文星見閩分榜首當在閩然且伏法抑何故上故禁
私習天文者及是人競傳䢿語上命試官䢿皆凌遲
市誅獨三吾謫戍乃用六月朔日複試以武城人韓
克忠爲首世稱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建文中名還

命製大明一統賦賦曰繄我聖祖剛健中正寬大英明神籌先定運量至誠配以聖后端一靜貞德符文母道合大任儲君有象賢之器羣胤皆屏翰之英觀其得國邁於漢唐行師正於湯武申明五常民用歸極一洗胡俗世皆還古訂先王之禮樂復中國之端甫建官而革宰相之銜列爵而罷子男之數去神祇之封爵改先師之塑土祭先王以御名待亡國若賓旅統韻書之偏音開諱名之二端紀年號以不改除封禪而靡壇無檄名尊號之稱頌絕離宮別館之遊觀服制定而兵制嚴家法正而國法安德政不陳於

大臣公侯不封於文職親軍不隷於五府藩王不伍於百辟惠澤不限於豐凶諫言不壅於直入威重典於豪强隆師道於勳戚變文體於靡萎排佛法之幻惑斥神僊與祥瑞禁符讖若巫覡他如聖政森於茂述祖訓立其大綱日曆纂玉堂之披寶訓函金匱之藏托諸辭以資世筆大誥爲民常文字衍疇而註老律令酌漢以斟唐論語解厥藴與書傳正夫舛僞禮制頒在司府集禮詒及吏驪孝慈改服兮仁義盡昭鑑諭儲兮詒慮長相鑑著賢奸之傳萌賢列上下之章寶翰天縱雄文風決誠典謨相與表裏殆雅頌弁

其鏗鏘此蓋大端餘固難詳三吾所賦足槩括聖祖

治政之大云永樂初竟坐前語暴卒

郎曰劉崧廉潔勤介有古君子之風桂彥良趙谿洞

達見嚴主而心盡汪仲魯長於講經朱善切於論事

皆儒者也宋濂詹同而後上待諸臣益肅諸臣兢兢

救過不暇劉三吾雖才不逮前人然當時推文學矣

畢安仁　范常　薛祥　方克勤

畢安仁字德夫鳳陽人其先世以長厚名里中里人

皆化之安仁少爲府吏洗寃澤物元末兵亂集義旅

捍禦鄉曲號青軍元授安仁樞密判官從鎮南王孛

羅普化守揚州見諸豪角立歎曰此輩皆爲人驅除耳眞人之興氣勢自別已鎭南王爲長槍軍所逐太祖方下金陵安仁聞太祖所爲曰此眞是已遂率衆來附太祖嘉悅授之官就以其軍守常州安仁事太祖忠謹勤勞敵不敢犯居歲餘選爲提刑按察司副使巡行浙東金華民有訟其邑丞受金者安仁詰之曰頗聞丞賢丞也奈何訐之卽圖所受金短長方圓幾何旣圖藏之復命諸左證皆圖金圖人人殊卽又詰之衆還目相顧遂抵訟者罪而浙東告訐之風衰再遷中書左司郎　時江淮初定諸務棼亂安仁

伊李善長叅斷無滯太祖益奇信之先安仁守常州其子叛常以應張士誠太祖不疑也及士誠敗其子被擒太祖付安仁自處之卒善遇安仁安仁精敏多智時營建城闕宮殿修朝享服御儀物廷議皆推吳元年入爲將作司卿太祖即位陞工部尚書領將作如故明年改兵部以老乞致仕賜田三千畝牛七十角給尚書半祿養其終身再起山東行省叅知政事詣闕力辭而止洪武二十年年八十五賜誥曰聖王之興必有耆德故舊宣力協謀輔成大業同享隆平朕昔淮右爾安仁以鄉舊來歸歷任中外綽有聲名

賜爾告老俾佚于家惟爾食息不忘每遇歲時扶老趨覲朕念相從之雅特陞爾資善大夫仍兵部尚書致仕服茲寵命以副朕懷其年卒遣官致祭賜賻鈔百定

范常字子權滁人大父酉新宋季爲校官嘗製詩三十篇以教鄉閭極言父母之劬勞與人子所宜孝弟之道儒者皆尊慕之稱爲青山先生太祖初得滁常杖策謁軍門帝知其賢獨常留置幕下諮問稱合使爲文禱帝大埶上意既渡江取太平以閫帥都事贊軍政既太平闕守遂使爲知府常募民種藝時亂後

[illegible]官廩有穀數千石常悉發貸至秋大稔私庾既
實官廩亦充乃興學校延師儒士民甚安之名爲侍
儀太祖訪以時政及古今事宜常直對無隱擢直學
士兼太常卿特肇與禮樂常多預議尋以病告歲餘
上念之復名還上每與儒臣列坐賦詩常輒先進上
笑曰老范詩質朴類其人尋遷起居注以足疾數在
告上賜安車出入竟以疾致仕賜御製詩終于家子
祀雲南叅議

薛祥字彥祥無爲州人也以軍鎮撫從高祖渡江與
議軍政常從軍中傳密旨報事洪武元年漕運河南

抵蔡河盜欲夜劫之祥諭盜曰汝衆皆良民也兵亂
嘯聚則不得已今聖天子出矣當歸家安田里無作
過累妻孥汝等縱有千人夜劫吾糧不過得千石我
所部不下二十萬曙蒐捕汝汝罪大矣衆聞皆散高
祖謂祥相從和滁閒多歷軍功當授武職而方用兵
供億求若古蕭何寇恂惟祥特誥授中順大夫京畿
都漕運使分司淮安祥修壩堰築塞塲自楊至蔡晝
夜無停爲諸工役調停節息有功者爲奏俾得官皆
悦服時幽薊初附遷民於南道過淮祥爲食饑衣寒
殯其死喪滿考還京淮西民焚香祝天皆願薛公再

來海州民亂駙馬都尉黃琛追勦之俘馘萬餘祥與
琛會問無名號者不許妄指獲全甚衆皆寫眞生祠
之祥治淮八歲民相勸莫爲惡負辟公洪武八年遷
工部尚書時造鳳陽宮殿上坐殿中若見有人持兵
闘殿脊者太師李善長奏諸工匠用魘鎭法上盡殺
之祥面折善長曰太師一言壞天下人命若此恐不
利於子孫乃分拣交替不在工者并鐵石匠不罪奏
活千數明年營謹身殿所部誤奏中等匠爲上等上
怒命囚上者棄市丞相大夫毋得請祥在側歎曰奏
對不實竟殺千人非治世法因苦諫得旨腐刑祥徐

奏曰腐厥人矣莫若杖而復使工上可之是歲授資政大夫北平布政使大興貧民有鬻子女者祥出俸錢贖歸之一切庶務嚴已薄人三年方面寧謐胡惟庸素不悅祥天旱罔以差役不均左遷嘉興知府惟庸誅名還工部尚書如故上曰姦臣讒汝汝何不言祥曰臣乃不知居一年與戶部侍郎郭桓等並伏誅子四人適瓊州祥質性仁厚直諒不阿能容人過周恤鰥寡孤獨無所吝不義者絕不苟得不避鈇鉞以活人為心死而天下哀之孫遠生瓊州累官南京兵部尚書遠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無不涉獵尤熟典

故在戶部最久其改定永爲法或會校出納吏胥拱
手而已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焉
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方干之後也父爲元鄞縣教
諭克勤少有童稱長究學問深通易旨元末浙東州
郡陷没克勤陳策有司不用入山採啖松栢洪武二
年辟縣訓導頃之以母老辭歸諸生空學追還居二
年朝廷下部使者聘致避之旁縣郡太守雖逮媚連
勉詣京師試銓入格特命知濟寧府事至官懸膀通
衢具言朝廷愛養元元之意民有不平詣府自訟吏
胥毋呵日引見父老坐問得失大興孔子廟堂學舍

習禮學射其中選補弟子員聘前進士爲之師屬縣皆立社學學子繫籍者二千人兵後號爲最盛時令官有役民舟者罪至死適歲暮當轉送戎衣北平別郡皆用牛車天雨雪牛僵死破產者十八九民皆白舟役僚吏曰誰當死克勤曰吾死吾知便民而已卽白山東行中書省許之郡城壞指揮使挾貴人勢當暑聚民萬餘治之民哀號卽工克勤卽密聞中書省同官皆不敢署名克勤自署之遂得詔罷先是不雨克勤袒跣涕泣禱卧神祠下至是詔至民皆驩散大雨翻盆有年者二歲五年秋隣境盡蝗克勤變食額

天夜聞空中靐靐聲燭之飛煌蔽天過郡獨有年克
勤而如白玉鬚眉秀整不妄語笑心事坦然雖僚佐
武人待以誠禮有南冠過郡者持遺米醪餽送舟車
同列見奪祿者悉衣食之片語剖棼衆譁悉定小大
之獄立見斷遣無事則授吏法律詩書杻械鞭朴高
懸楹序下州縣名吏民不使皂隸爲半印信符半自
藏之籍民賦三等每有徵發准籍行事賦斂預期無
所追呼斗斛令自槩皆襁負來歸戶口稅糧加增數
倍牛羊雞犬散被郊鄉如承平世桑麻榆柳陰相接
也克勤爲政壇墠驛庫倉廒漕艕之務莫不修治河

凍則令舟驛之人伐木爲炭穴土藏氷因其餘力以成興作皆不費而辦大將軍達副將軍文忠征燕過郡士馬十萬駐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芻糧克勤依序酬應一軍稱能永嘉侯亮祖北征將舟師數百艘河涸趣五千夫浚河否則論如軍法克勤泣禱於天及夜遂雨河深數尺其神應如此克勤在官五年以一子一僮自隨不治官事輒卻肉不食行縣自具餉糗兗州守因僮進二木瓜笞僮還之祿米取足自贍餘悉貯倉餉軍考績冣六府八年春入朝錫宴儀曹奬諭有加其秋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爲衙

上狀下御史御史貢故人捕隷府中吏卒榜楚無一可問乃使誣克勤用倉中灰葦遂就逮縣民千數號呼塡道隨行百餘里克勤子孝孺上書政府願充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孝孺且伏闕上訴而克勤歿克勤有二子孝聞孝孺孝聞年十三喪母蔬食至于除喪孝孺別有記克勤之沒也蘇伯衡謚之曰貞惠

郎口單范鄉舊亦用質厚薛若方自盡心焉不與時趣舍君子也

葉伯巨 鄭士利附 周敬心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善說禮又善爲容也以通經入太學爲平遥訓導洪武九年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臣民言過失伯巨爲萬言書上之其畧曰臣觀當今事太過者有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君象也月臣象也五星卿士庶人象也臣愚不知天象姑舉所聞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月刑於日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見則月敢抗日者臣敢抗君矣臣竊觀主上起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踐草芥包絡豪傑如動臂指公侯大臣猛將謀卿外擁數十萬衆馳名以一介之使拱手聽命莫敢

後特安有抗衡之患上天示象殆爲分封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制所以彊幹弱枝遏亂源崇治本也國家分裂境土大封諸王蓋懲宋元孤立之弊然天子畿內地止千里秦晉燕齊梁楚諸國各盡其境以封年少淺事之王都城宮室亞天子之畿賜以甲兵衛士之盛比于金吾緹騎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王亦爵也而國都兵衛與京畿等尚有君臣之分乎臣恐數世之後閒隙易起觖望易生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可爲永鑒臣所謂分封太侈之過也

臣觀歷代開國之君其結民心者未有不自尚德緩
刑者也其離民心者未有不自弛德急威者也三代
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哉可觀今議者曰
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以致喪亡此行
小仁而廢大義主上所以矯枉之過權神變之法制
不宥之刑然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動靜合準繩
然後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
刑罰貴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既不假貸則一付大
公可也而定刑之際皆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趨求
上意深者多獲功恕者多獲罪至論沒贓多寡以叙

治獄殿最欲求平允豈不難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倣流徒律又刪定舊條減宥有差此漸見主上好生全活者衆矣然尚未聞申戒之令是以法司猶踵舊習古之仕者以登籍爲榮以罷職爲辱今之仕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網羅天下士若恐有失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選除多以容貌所學非所聞所用非所學一陷於法茍免誅戮屯田工役爲輕典矣士者未仕尚知畏慎既薦入仕盡決平生肆然而取諸

人則曰行且屯田工役何以爲資則曰行且身死妻子何食不畏廉耻甘速官謗弊在清濁不明善惡無辨議賢議能之法廢而爲善者怠也漢世聞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以罪人者也今鳳陽龍興之地陵寢所在率以居之近令願入軍籍者免其罪復官者亦稍見原而猶闕其餘丁口屬尚拘屯作夫犯罪家長既宥而復之矣餘丁口屬復何辜哉是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甚非朝廷所以恭承宗廟意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異日百姓苦兵流離他所朝廷許之歸附土膏未諳其利耒耜

未安其處固宜權與而休養之殘虜僞四大王寬寀
山谷如狐如鼠以計擒獲或猶可致乃勞兵討之彼
之驚駭潰散於無人之地較奔走則彼熟路而輕行
較生死則彼致死而重戰捕誅數歲不得首領亦其
固然乃移谷新附之民盡遷太原諸郡旣許之附又
動之遷是法不信也近者已納稅糧之戶雖特旨分
釋還家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期候軍士尚
猶散漫村落心膽震悸居民訛動莫知所爲况太原
諸郡外界邊鄙遷徙無常反易逃匿甚非朝廷所以
安寧塞圉意也凡此臣所謂用刑太煩之過也昔者

周自文武至成康而後教化行漢自高帝至文景而後富庶臻致治之道固不可驟也國家紀元九年于茲天下大定綱紀大振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然猶以風俗澆漓法出奸生朝誅暮犯民無所懼乃致命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夫天下之趨于治也猶堅氷之將泮也氷之堅非一日之太陽能消之也天下之治非一人之聖人能致之也孔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道齊以刑禮而漸摩以仁義非空言也今之天下猶古天下因民好善惡惡之心以求治則莫先正風俗欲正風俗則莫先使守令

知所務欲守令知所務則莫先使風憲知所重欲風憲知所重則莫先朝廷知所尚朝廷之所尚則必以征賦期會獄訟簿書之不報爲可恕而世俗流失敝敗爲不可不問古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亦其一職也今乃以爲急務而以農桑學校王政之本爲虛文方春守令未嘗行課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下一文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是虛文夫農桑也廩膳生員國家所資取選人才之路守令未有禮讓之實作其成器也朝廷置立社學切切蒙養守令未嘗巡

行考覈教以孝弟忠信之實作其禮義廉耻之風也是虛文夫學校也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代朝廷宣風導化勸民成俗拯治萬務者也獲賊讞獄特其一端耳今也以獲賊多者爲稱職以讞獄少者爲闒茸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任其湮沉隴畝閭竇之間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安在宣導勸成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書奏上覽其所言分封者大怒曰小子敢疏間吾骨肉速取來吾手射之居升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

刑曹問狀庚死獄中其同時言事者有鄭士利是年考校天下錢穀冊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署字有名者皆逮御史獄獄數百人自尚書以至守令署印者皆坐抵欺論死佐貳以下榜一百謫戍邊丞相御史大夫莫敢諫士利爲書數千言詣闕上言凡數事而於空印爲詳旣奏上亦怒輸作之終身卒殺空印者

士利與伯臣同邑諸生亦以好學名

周敬心山東人太學生洪武中訪求曉曆數善知來者爵封侯祿千五百石敬心上疏極諫且及時事數條曰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三代尚矣

三代而下德澤最厚莫如漢唐宋國祚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昭宣光武之廓大繼以明章唐大宗之仁義繼以肅憲宋太祖之誠愛繼以眞仁是以有道長也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以無道短也繇此觀之皆係人事不在曆數陛下以神聖之資膺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誅暴厥功偉矣然神武過漢不及其寬大賢文過唐宋不及其忠厚是以御宇以來政教行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服陛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

問諸孤方小道之人邪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
沙漠臣民萬口一詞如爲恥不得傳國璽欲取之耳
臣不知璽何始哉聞楚平王時琢以卞和之玉秦始
皇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帝王珍如執券不
得則若有所遺然戰國之君趙先得璽其國不守五
代得璽不旋踵亡臣又聞莊宗滅梁取蜀璽併歸唐
及晉石敬塘反潞王從珂擕傳國寶登樓自焚則秦
璽雖在固已燬矣敬塘入洛更以玉爲之契丹滅晉
重貴獻之詰其非眞言故乃止女眞之亂遼主延禧
遺傳國寶于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爾者漁而得

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爲之璽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今陛下國則願富兵則願强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華麗土地人民則願廣大征伐兵革歲無虛日此忽三代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小璽也臣聞自古不嘗殺人者能一天下秦隋元魏好殺不已迨其後世至于滅絶漢時誤殺孝婦一人海枯三歲人事天應不可不謹也臣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戮京民妄言罪名不分臧否一概被誅夫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

君子於茲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豐稔不臻夫豈無故臣又聞明王賞不僭而刑不濫刑既濫矣賞復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祿厚平寇禦侮固其職事而賞賜無盡厚斂窮民不嚴馭幸於無功此亦明主所宜禁也書奏上納其言

郎曰書不云乎士傳言庶人謗何稱頌乎一士諤諤不諱英嚴之朝可以知時政焉